



第六八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洪範正論	尚書七篇解義	書經衷論	尚書地理今釋	禹貢會箋	卷圖	附錄	尚書大傳	補遺	書義矜式
------	--------	------	--------	------	----	----	------	----	------

清胡渭撰……………一	清李光地撰……………九九	清張英撰……………一四三	清蔣廷錫撰……………二一七	清徐文靖撰……………二四九	清徐文靖撰……………二四九	清孫之驥撰……………三八五	清孫之驥撰……………三八五	元王充耘撰……………四二五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洪範正論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英暗榮蘇勛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膳錄監生臣李大任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二

洪範正論

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洪範正論五卷

國朝胡渭撰渭有禹貢錐指已著錄此書大旨以禹之治水本於九疇故首言鯀堙洪水繼言禹乃嗣興終言天乃錫禹則洪範為體而禹貢為用互相推闡其義乃彰然大旨主於

欽定四庫全書

洪範正論

發明奉若天道之理非鄭樵禹貢洪範相為表裏之說惟以九州次序分配五行者此也其辨証前人之說如謂漢人專取灾祥推衍五行穿鑿附會事同識緯其病一洛書本文即五行五事至五福六極十二字惟敬用農用十八字為禹所加與危微精一之心法同旨初一次二至次九不過是次第名色亦非龜文所有龜之有文如木石之文又如魯夫

人公子友有文在手之類宋儒創為黑白之點方圖之體九十之位變書而為圖以至九數十數劉牧蔡季通紛紜更定其病二又洪範原無錯簡而王栢胡一桂等任意改竄其病三皆切中舊說之失蓋渭經術湛深學問有根柢故所論一軌於理漢儒附會之談宋儒變亂之論能一掃而廓清之云乾隆四十四年八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

洪範正論

二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洪範一書如日月之麗天有目者所共覩而間有晦盲不塞者則先儒之曲說為之害也五事本於五行庶徵本於五事不過以雨暘燠寒風之時不時驗貌言視聽思之敬不敬而漢儒五行傳專主災異其所言貌之不恭厥極惡等事固已乖矣而又推廣言之曰妖曰孽曰眚曰疇曰眚曰眚曰沴復援春秋及漢事以實之以贅史矯誣之說亂彛倫攸叙之經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在洪

欽定四庫全書

洪範正論

範劉歆之言非妄而宋儒乃創為白黑之點方圖之體九十之位則書也而變為圖矣且謂範之理可通於易故劉牧易數鉤隱以九位為河圖十位為洛書而蔡元定兩易其名害二也洪範元無錯簡而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為五紀之傳移皇極敘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為五福六極之傳害三矣愚為是解非敢撥棄舊詁而逞吾臆見也去其不正者以就其正者而聖人之意得矣自甲申迄

已丑艾錄補闕辨誤析疑纂成五卷名之曰洪範正論

德清胡渭

欽定四庫全書

洪範正論
卷一

二

欽定四庫全書

洪範正論卷一

德清胡渭撰

洪範

孔氏

安國

傳曰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孔氏

穎達

正義曰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

一答之勢必是箕子自為之也發首二句記被問

之年自王乃言至彛倫攸叙王問之辭自箕子乃

欽定四庫全書

洪範正論
卷一

二

言至彛倫攸叙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曰至威

用六極言禹第叙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

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

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蘇氏

軾

曰天以

是道畀禹而傳至於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絕也以

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復可傳者矣故為箕子者

傳道可仕則不可蔡氏

沈

曰漢志云禹治洪水錫

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

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案篇內曰而曰汝者
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演增
益以成篇歟

王氏熱尚書日記曰人心惟危四語聖學傳心

之妙而未及政事之詳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數
語善政養民之要而未及心源事目之備洪範
一篇性命政事大綱細目兼該全備信乎唐虞
以來授受之微言也以丹書四言武王肅戒而
受之則其受此於箕子也可知嗚呼後之人其
可以易而讀之也哉

欽定四庫全書

洪範五論
卷一

二

書序武王勝殷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呂伯恭云以字不可不深求箕子言我罔為臣
僕是無仕周之意以之歸者武王也林少穎云
以箕子歸者武王將屈已而問焉故致敬盡禮
而奉之以歸非執俘而歸也按春秋凡書以歸
皆執俘之辭故林有此辨

少穎又云洪範實謨體也史官傳錄之時偶不
以謨名篇耳鄭康成以此篇為訓體按虞夏之
書有典謨商書則有訓誥而無典謨鄭義較長
然禹貢洪範之類亦各隨事以名篇豈必斤斤
相配為某體某體耶

郝氏敬尚書辨解云箕子與文王並囚文王衍

易箕子衍範其志同也故夫子贊明夷以文王
箕子並列議論自好然觀演傳中曰而曰汝皆

欽定四庫全書

洪範五論
卷一

三

指武王言乃對面敷陳之辭非先時之著述也
依孔疏退而撰定為是

丹書顓帝之所作也武王初未之聞其後乃受
之於太公周之易象藏魯太師氏而列國無之
昭二年韓宣子聘魯始得就觀洪範亦猶是也
箕子沒於朝鮮向非武王之訪則洪範之學於
是乎絕矣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傳曰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正義曰

箕子商人故傳記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

作明矣林氏之奇曰惟十有三祀者武王即位之十

三年也此篇箕子所錄故傳記皆以為商書然史官

啟而藏之則不以為商書而以為周書王訪于箕子

就而問之也孟子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

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武王將欲大有為於天下故

就而訪箕子蓋其尊德樂道之誠出於中心之固然

也夏氏俱曰此篇雖箕子之言實周史所錄也武王

奉箕子歸周必為之館舍今欲問道故不敢召從王

所而往就箕子館舍問之所以重道也

孔傳云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蓋以篇首二句

亦箕子本文故據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

年唐虞曰載以立斯義先儒皆遵其說太原閻若

璩百詩著尚書古文疏證以為唐虞純稱載不待

論若商必曰祀何無逸周公告成王凡中宗高宗

欽定四庫全書

洪範五論

四

祖甲之享國及罔或克壽者皆稱年乎周公稱高

宗三年不言參諸論語戴記俱然宣和博古圖錄

商兄癸卣銘曰惟王九祀周已酉方彝銘曰惟王

一祀周亦稱祀大甲元祀惟梅氏書而劉歆真古

文仍是元年疑年紀古通稱不盡若爾雅之拘也

渭按此辨甚數頃更以逸周書考之柔武解云惟

王元祀大開武解維王一祀小開武解維王二祀

寶典解鄴謀解維王三祀大匡解文政解維十有

三祀此皆在武王之世至成開解則云成王九年

疑七年周公制禮之後始改稱耳然金縢篇云既

克商二年又云周公居東二年則成王初服已稱

年周書未可盡信也通稱不拘義為長矣

又按商祀周年之說相沿已久乍聞新義未必信

從不若直以稱周紀年及兩王字斷為周史更定

之辭非箕子本文之為確也何以言之律厯志引

武成曰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周

欽定四庫全書

洪範五論

五

之二月商之正月也紂享國已更進一年金氏通鑑前編於戊寅紂三十二祀書商亡而以己卯周武王十三祀二月甲子為紂死之日夫紂一日不死則商一日不亡雖已卯開歲止五日亦商王紂之年也安得書商亡於戊寅以余考之周之二月乃商之正月紂在位實三十三祀箕子豈忍以扚土未乾而遽絕其紀年哉其文必不稱新王之年可知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故下文

自稱曰我稱武王曰汝曰而依然比肩事主之體不少屈焉苟一則曰王二則曰王去臣僕又幾何哉而區區以祀之一字自表其孤忠亦未矣故知篇首序事為周史更定之文也

黃文叔云箕子居周已二年熟觀武王以為可以傳道而後武王敢問焉史記克商後二年問箕子天道後二年為十三年今按漢律歷志引書序曰惟十有一年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

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此據劉歆三統歷與古文泰誓上同是武王以十三年克殷即於其年問天道若待克殷後二年始問不應若是之遲且箕子既義不臣於周便當去之朝鮮必不留滯至二年之久可知也宋世家亦言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並無後二年之說孔傳云是年四月歸宗周告武成後即問天道確不可易

孔疏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之歸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微子傳云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正義云鄭玄以為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圻內也按圻與畿同微箕為圻內之采地無疑而以子為爵則非蓋天子之大夫雖有縣內諸侯之稱而實無五等之號鄭康成注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是微子箕子不在三等爵之列也周制爵有五等春秋祭伯凡伯之類公羊以為天子之大夫穀梁以為寰內之諸侯蓋祭凡采地伯乃五十之字也唯杜預注左傳以祭凡為國而伯為爵耳其祭公州公周公則又三公之公而非五等之公也詩小雅聚子內史鄭箋曰內史中大夫也孔疏曰聚子以子配氏若曾子閔子然蓋聚亦采地子者男子之美稱非五等之子爵也春秋自文公以後書蘓子尹子單子劉子蘇尹單劉皆采地其稱子與聚子義同夫微子箕子亦猶是也

朱氏鶴齡尚書埤傳云箕地未詳按左傳晉人敗

狄於箕注太原陽邑縣有箕城或是箕子所封

明嘉靖中有豐熙者撰古書世學新人云豐坊偽撰託名父照

言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得箕子朝鮮本以藏

於家其書自神農政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

此附會左傳而為說耳歷代求書之詔所不能得

而慶乃得之不以獻諸朝廷而藏之家何邪至其

所謂神農政典者尤為誕妄按繫辭傳上古結繩

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上古謂包犧神農後

世聖人則黃帝也許氏說文序亦云黃帝之史倉

頤始造書契然則神農時尚未有書安得有政典

邪是又因近世之偽三墳而附會其說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

其彞倫攸叙陸氏經典釋文隲之遠反相息亮反渭按史記宋世家隲作定協作和

傳曰隲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

常生之資正義曰相助也協和也此問答皆言乃者

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答宣八年公羊傳曰
乃緩辭也林氏曰天下既為周矣而箕子猶以殷圻
內之封爵見稱於武王蓋不臣於周也真氏德壽曰
彞倫者治天下之常理先後本末各有自然之叙君
師治教之責於是乎屬而我則未知常理之次叙焉
此所以問箕子也王氏元祐曰天陰隲下民是無形
聲可驗故武王不知彞倫之所叙者何由

武王且不臣箕子而稱其殷之封爵箕子豈反願

欽定四庫全書

洪範五辯
卷一

十

臣於武王而與天下共奉新君之號哉罔為臣僕
之言安在自靖自獻之心謂何稱王為周史更定
之辭益明矣

林少穎云隲之訓定無所經見難以取信案爾雅
隲升也方言曰魯衛之間謂升隲則隲之訓升其
來尚矣漢五行志舉此言而應劭之註以隲訓升
蓋取諸此今按隲訓升雖有根據然施之於此經
作默升下民義頗迂晦觀史記宋世家以隲為定

則隲之訓定本尚書古文說不必從爾雅

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以惟天二字貫下兩句皆屬

天故史記云武王問天道陳季立第欲以陰隲屬

天相協屬君非也凡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民之聚

族而居也不得其所欲則爭爭則不和和則亂

亂則靡有定矣故武王言天生下民欲和且定之

當必有常道以治之顧我不知其先後緩急之序

何如耳下文九疇之目即彞倫自一至九即攸叙

欽定四庫全書

洪範五辯
卷一

十一

然此處武王只泛言未嘗有洪範在其意中也

彞倫只是常道若作五倫解反於九疇不切顧氏

炎武日知錄曰彞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謂

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

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能盡其性

以至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而彞倫叙矣

王氏日記云常說以九疇彞倫為一物非也九疇

乃人君治天下之大法所以叙彞倫者也彞倫乃
生民所具之常理為九疇之所叙者也渭按王說
非是洪範乃治天下之大法大法即九疇九疇即
天地人之常道故曰彞倫攸叙不必以民之秉彞
為彞倫也

東萊書說云武王豈真不知哉云不知者蓋真見
聖學之無窮也東齋集傳云彞倫指洪範九疇竊
意箕子在商潛心九疇之學殷滅武王恐其學不

欽定四庫全書

洪範正論
卷一

三

傳故訪而問之且退託於不知以發其言渭按二
說皆非聖人至誠無偽豈有既已知之而陽為不
知之理蓋天道無形無聲其陰陽下民之意既不
可知而周官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左史倚
相之所讀當時雖具在却無如九疇之明備者故
武王以問箕子箕子以天道之示人莫顯於洛書
而禹之所第尤為明備故特舉以告武王要非武
王意中先有一九疇而故庾辭以採取之也許白

雲云武王惟知箕子之有道未必豫知箕子有洪
範之傳此說最妙彞倫攸叙重在叙字尤重在攸
字蓋上古之書大抵隨時因事以立訓未有其目
無所闕而其序不可易如天錫之洛書禹第之九
疇者武王誠欲聞所未聞故曰我不知其彞倫攸
叙若退託便非聖人氣象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
怒不畀洪範九疇彞倫攸叙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

欽定四庫全書

洪範正論
卷一

三

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叙

釋文鯀工本反陞音因汨工
忽反行戶更反畀必二反徐

甫至反數多路反徐同路
反陞紀力反錫星歷反

傳曰陞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畀與數敗
也疇類也嗣繼也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
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
以次叙正義曰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
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矣易繫辭云河出
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

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
劉歆以為伏羲繼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
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
此說林氏曰箕子將陳彝倫之叙於是推本其所自
來言鯀之所以失其叙禹之所以得其叙者然後歷
陳九疇之目也呂氏祖嫌曰箕子言我聞在昔蓋得
於遺言大訓非臆說也黃氏度曰鯀治水而懷襄愈
甚此為震怒之實吳氏澄曰洛書不出於鯀治水之

時而出於禹治水之時是天不畀鯀而以錫禹也王
氏克耘曰九疇非始於禹如卜筮起於伏羲作歷始
於黃帝堯舜以來皆從事五事以修身皆用刑賞威
福以為治豈待禹而後有乎蓋聖人迭興立法創制
先後錯出而無倫至此叙為九章而聖人治天下之
大法首尾完具粲然如指諸掌則自禹始耳故曰洛
出書而九疇叙

或問洪範九疇果即是洛書箕子何以不著其名

曰禹受洛書作洪範九疇當時五尺童子無不知
之言天錫禹則其為洛書明矣故不復著也又問
顧命所陳何以有河圖而無洛書曰劉歆云洪範
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則洛書本文亦
必存焉克殷之後此物當歸於周然顧命所陳皆
天府之大寶器洛書非天府所掌故不得與河圖
並陳也

水土平而洛書出先天而天弗違也洛書出而九
疇叙後天而奉天時也記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者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此之謂
也聖人在上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又何疑焉
龜負洛書經無其事孔傳乃魏晉間人託名於安
國其襲緯書無疑然洛書見易繫辭傳決非誕妄
當時必有一物載之以出是龜非龜不足深辨
張衡斥緯書為妖妄其作東京賦曰龍圖授羲龜
書畀姒疑別有所據但詞賦之言亦未必一一審

擇然天地間異事頗有魏志明帝青龍四年張掖有寶石負圖狀像靈龜文字告命粲然著明水經注引車頻秦書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長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由是推之則龜負洛書未可斷以為必無也歐陽公不信圖書曾子固曰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斯真通人之言林少穎輩見不及此

欽定四庫全書

洪範五論

其

世風衰薄間有作偽之事如三國吳孫皓時都陽歷陵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

楚九州諸吳九州都揚州字作天子四世

治太平始

乃人以朱書石作之言天下當太平唐武太

后臨朝武承嗣使鑿白石為文凡八字

聖母臨人永昌帝業

以獻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命其石曰寶圖林少穎有見於此類故不信九疇為洛書之文其言曰帝怒不畀洪範九疇彞倫攸斃猶所謂天奪其魄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叙猶所謂天謗其衷

也豈有物以予奪其間邪趙汝楨易雅亦宗此說謂天錫禹九疇不過如天錫王勇智天錫公純嘏

之類熊朋來說畧同至明初王禕祖述其意反覆

數千言極論禹無受洛書之事而據繫辭傳以為

河圖洛書皆伏羲所則以作易

揚雄穀梁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

洛貢龜書禱說益取諸此

不思伏羲之世結繩而治黃帝始易

之以書契伏羲時安得有書名邪且如所謂天謗

其衷天錫勇智者則自古聖王皆然人人可作九

欽定四庫全書

洪範五論

其

疇矣必待禹而始作邪前此聖王未有九疇至禹

而始陳之豈非洛書之文有以開其先邪少穎輩

以末世之偽而疑上古之真故有此過論東都事

畧杜鎬傳王欽若勸真宗為祥瑞以鎮服四夷真

宗疑焉因問鎬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鎬遽對曰

此不過以神道設教耳其言與欽若闇合真宗意

遂決是猶曹丕篡漢而以為舜禹之事當亦如此

也鎬之言不惟成君之惡且大得罪於聖人矣

正義云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盡人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曰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己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渭按九疇之書藏諸王府非邦國之所有故彞倫攸叙武王實有所不知然當時沈吟而問念天道幽遠而難知唯箕子大賢始能通曉故舉以為言乃泛問天道非意中

欽定四庫全書

洪範五論
卷一

十八

先有一洪範而欲傳箕子之絕學也箕子思慮而答亦以天道之示人無有顯著於九疇者因舉以告武王非恐絕學之不傳見武王來訪即欲以是傳之也兩乃字寫當時問答之神最宜體會

孔疏云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可言天帝怒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鯀者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俱是治水

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渭按此解亦善欲言禹錫九疇先舉鯀以相形非謂洛書世所常有鯀必當受之也草廬數語洒然入妙辭不費而意已盡

呂伯恭云堯舜之時彞倫未嘗斁也止於鯀身言之耳邵氏寶簡端錄云彞倫攸斁說者謂鯀之世

其失也誣謂鯀之身其失也滯渭按天不畀鯀洪範九疇則九疇之日與序不明便是彞倫攸斁天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疇之日與序悉明便是彞倫攸叙只就洛書出不出上說不必泥鯀禹之身亦不可以屬堯之天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洪範五論
卷一

十九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釋文鶴許亮反許兩反渭按威史記作畏漢書五行志同

傳曰此已上禹所第叙農厚也正義曰此禹所第叙

肇

曰五行者行乎三才萬物之間也故初一日五行

其在人為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敬則身修矣身修然後可以出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政必協天時故次四曰協用五紀修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而已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立中以為常而未能適變則猶乏執一也故次六曰又用三德所以適變也能適變則人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絕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者盡之

於人神也人治極而通於神明者盡然猶未敢自信也必參吾之得失於天故次八曰念用庶徵徵有休咎則得失之驗於天者可知矣猶以為未盡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之在民皆吾有以致之故又以攷己之得失於民也凡此九者皆人君之道其言不可雜而其序不可亂也朱子曰用者人所有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王氏栢曰用之上一字極其精非聖人孰能語此渭按五行獨不言用正義云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用之不嫌非用也薛士龍云五行天產之物非人之所能為也其不言用待八者之用而五行乃用也二說皆未當愚竊謂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降為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者亦夫人而用之也惟五行之秀氣鍾為五事者則凡民不能用惟聖賢能用之洪範為君天下者設故禹於五行不言用而五事始言用敬用五事精於用五行者也

顧氏名彪大劉名焯小劉名炆皆隋人陳李立以大劉為向小劉為歆豈孔疏亦未之讀耶天地之文理當簡要炆謂洛書本文惟二十字是為得之許慎說文解字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然則文與字不同文之點畫少字之點畫多洛書之文蓋與倉頡初制相類左傳仲子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

欽定四庫全書

洪範王傳
卷一

三

虞正義曰石經古文虞作咎魯作去手文容或似之朱子論九疇亦云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觀於此言可以悟洛書成文之理矣

東陽陳氏

大猷

曰或問晦菴以洛書有奇偶之數

自一至九而無文字馬融及二劉顧氏皆以為文字而多少不同諸說孰是曰衆言散亂折諸聖以經文詳之謂之洛書則必有書謂之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必有九疇錫之矣如朱氏之說洛書止

有其數而無其文則經何以言錫九疇今以洛書之數按之五居數之中固可知其皇極矣然天一陽數居於下知其為水可也何以知其為五行地二陰數居於西南何以知其為五事天三陽數居於東何以知其為八政乎意其必有文書如馬融所謂從五行至六極者見於各數之下禹乃從而類之歟然則圖書之事果有他物可以證乎曰是不待遠求顧自未之思耳夫鳥獸之羽毛草木之

欽定四庫全書

洪範王傳
卷一

三

英華文章燦然條理秩然豈待人刻畫而後爾哉亦造化之所自成耳此猶曰是形有種類也至若文石之中固有山川草木鳥獸之形又豈人力所筆而後成哉天地之間有此理則有此象如魯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秦之卜石起而有文漢之蟲食柳葉而成文古今此類非一世俗之震死者背仙寫為詩詞以言禍福皆耳目所親接者况聖人